春秋公羊禮疏

春秋公羊禮疏卷七

江都淩曙學

成公

三月作丘甲元年

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注四井爲邑四邑爲丘甲鎧也譏始使丘民作鎧也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辟土殖穀曰農三曰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財鬻貨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後財用足疏穀梁傳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司甲注

甲令之鎧也疏今古用物不同其名亦異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年二

傳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

疏大祝疏軍中得拜者公羊之義將軍不介胄故得有拜法白虎通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屈節卑體尊事人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尚書曰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禮曰首有瘍則沐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

傳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

頃公相似

疏坊記注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爾

疏公羊成二年鞌之戰逢丑父爲齊頃公車右也衣服與頃公相似是在軍同服無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爲名義耳

注禮皮弁以征

疏白虎通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幘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依古服禮曰三王共皮弁素幘服亦皮弁素幘又招虞人以皮弁知伐亦皮弁

注逆迎卿主迎者也聘禮賓至大夫率至於館卿致館

宰夫朝服致飧腍厥明至於館

疏聘禮大夫帥至於館卿致館又宰夫朝服設飧注食不備禮曰飧又厥明訝賓於館注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疏周禮掌訝云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三年

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注以無新宮知宣公之宮廟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也謂之新宮者因新入宮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改更也善得禮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縞

哭之

疏注謂之至改更也邵學士晉涵爾雅正義太平御覽引舍人云古者徹屋西北扉以炊沐汲者訖而復之古謂之屋漏也釋名曰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輒撤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灶煮沐供諸喪用時若値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於西北隅今撤毀之示不復用也按士虞禮云祝反入徹設於西北隅喪大記云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是劉熙所引之禮也劉與舍人同義唯曰雨漏訓屋漏爲增成其義爾詩疏引孫炎云屋漏者當室之所白日光所漏入案有司徹云有司官徹饌於宮中西北隅鄭注

云於此尸謖改饌當室之白曾子問陽厭之事云當室之白鄭注云得戶明[illegible]隱之地漏見日光故為當室之白孫炎義本康成也

疏注善得禮至哭之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注宮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以哀哭為禮白虎通何以言災有哭也春秋曰新宮火三日哭傳曰必三日哭何也禮也災三日哭所以然者宗廟先祖所處鬼神無形體曰今忽得天火得無為災所中故哭也

鄭伯伐許 四年

注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加其意以著其惡

疏春秋繁露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遬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於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鄭伐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詩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柰何其父卒未踰年卽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六年

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注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立武宮者蓋時衰多廢人事而好求福於鬼神故書而重之臧孫許伐齊有功故立武宮

疏注禮天子至一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

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疏按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鈎命訣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据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

疏注臧孫許至武宫左傳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宫非禮也疏服虔云鞌之戰禱武宫以求勝故立其宫

衛人來媵 八年

注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人

疏白虎通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以爲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爲士不可求人爲妾何士即尊之漸賢不止於士妾雖賢不得爲適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九年

注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書者與上納幣同義所以彰其潔且爲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婦人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

疏注古者至之義也白虎通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昏禮請期不敢必也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

没亦婦入三月奠菜於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宗未成婦也

疏注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坊記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注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婦於宋夏五月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㽞禮納禮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注納女猶致女也壻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疏時宋公不親迎故魯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也

疏注必三月至成婦禮昏禮若舅姑既没則婦入三月乃奠菜疏必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以成之故也此言舅姑俱没者若舅没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没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然如常禮也曾子問疏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没者三月廟見是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又隱八年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鄭以祖爲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爲配合而後乃爲祖道之祭如鄭此言是皆當夕成昏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

鄭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故服虔注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昏與鄭異義也

齊人來媵年十

傳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法伯姬以至賢爲三國所爭媵故侈大其能容之唯天子娶十二女

疏白虎通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後漢荀爽傳衆禮之中昏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獨斷帝嚳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

明者爲正妃三者爲次妃也九嬪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天子一娶十二夏制也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十五年

傳爲人後者爲之子也

疏後漢安帝紀禮昆弟之子猶已子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注爲人後者謂出繼於人也

注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

疏徐氏讀禮通考按卿大夫以下繼世與天子不同天下不可一日無天子國不可一日無君是故繼世不立則取於旁支以弟後兄可也以兄後弟可也甚至以叔

後姪古亦爲之君之生存既已盡臣其諸父昆弟身沒而旁支入繼必爲之服斬衰既爲之服斬衰即立祖禰事之可也大夫則不然以別子爲祖亦不能臣其宗族繼世相傳以宗法齊之而已春秋之法大夫以罪廢逐不得入宗廟即思其先世而爲之立後亦直以廢逐者之兄弟代主大宗之祀世及相傳而不及於廢逐者之子姪者正所以嚴昭穆之序也魯於叔孫氏嘗逐僑如而立其弟豹矣於臧氏嘗逐紇而立其兄爲矣於東門氏則逐歸父而立嬰齊其事正同不聞豹禰僑如爲禰紇而顧必以嬰齊禰歸父此魯人之紕舉也其意若謂吾逐歸父以其父故父之罪大不可後寧後其子爾乃

不自知其已悖典制矣故何氏以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

九月辛丑用郊十七年

傳郊用正月上辛注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又非郊時故加用之魯郊博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正月者歲首上辛尤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

疏注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白虎通五帝三王祭天一用夏正何夏正得天之數也天地交萬物通始終之正故易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

疏注正月至之意春秋繁露郊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卽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

傳或曰用然後郊注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名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蜚林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以不郊乃譏三

望知郊不得譏小也又夕牲告牷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

疏注齊人至蜚林盧植小戴禮注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狩所考五嶽之宗故有事將事之先卽其漸天子則否

疏注又夕牲至日下周禮充人展牲則告牷注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牷告展牲者也元謂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之禮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後漢書禮志正月天郊夕牲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進熟獻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舉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興有

司告事畢也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晝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熟獻送神還有司告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畢注周禮展牲干寶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尹衆官悉至壇東就位太祝吏牽牲入到榜廪犧令跪曰請省牲舉手曰腯太祝令繞牲舉手曰充太史令牽牲就庖豆酌毛血其一奠天神坐前一奠太祖坐前今之郊祀然也北魏書禮志帝曰夕牲之禮無可依準近在代都已立其議殺牲祼神誠是一日之事終無夕而殺牲待明而祭員外散騎常侍劉芳對曰臣謹按周官牧人職正有夕展牲之禮實無殺牲之事秘書令李

彪曰夕不殺牲誠如聖旨未審告廟以否臣聞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宫注曰先人以此推之應有告廟帝曰卿言有禮但朕先以郊配意欲廢告而卿引証有据當從卿議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

傳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於貍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然後卒之注國人未被君命不敢使從大夫禮

疏王制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雜記大

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

春秋公羊禮疏卷七終

受業儀徵阮祜校

春秋公羊禮疏卷八

江都凌曙學

襄公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二年

注齊姜者宣公夫人九年繆姜者成公夫人也傳家依違者襄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親自伐鄭有惡故傳從內義不正言也

疏劉智喪服釋疑答問云高曾祖母俱存其卑者先亡則當厭屈不昔魯穆姜在而成公夫人薨春秋書曰葬我小君齊姜舊說云妻隨夫而成尊姑不厭婦婦人不主祭已承先君之正體無疑於服重也

莒人滅鄫六年

注莒稱人者莒公子鄫外孫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
滅者以異姓爲後莒人當坐滅也
疏通典後漢吳商異姓爲後議曰或問以異姓爲後然
當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
不服也答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
無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血之恩無絕道
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
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
今出爲異姓作後之子其子亦當從於父母服之也父
爲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之子
父雖服之大功於子尤無尊可加及其姊妹爲父小功

則子皆宜降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緦麻也范甯與謝安

書曰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於異姓今

世行之甚衆是謂逆人倫亂昭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

義也晉書賈充傳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謐爲黎民子奉

充後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大宗無後以小

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貝

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從秦秀傳及充薨秀議曰充舍

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

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

親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傳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疏曲禮國君去其國其國止之曰柰何去社稷也注死其所受於天子也疏異義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運云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氏說昔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故知是有去國之義也許愼謹按易曰孫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知諸侯無去國之義也鄭不駮之明從許君用公羊義也然則公羊之說正禮左氏之說權法

襄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傳三軍者何三卿也注爲軍置三卿官也

疏明堂位疏魯是諸侯唯有三卿五大夫故公羊傳司

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
大夫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
伯小邾婁子于溴梁十六年
傳君若贅旒然注旒旂旒贅繫屬之辭若今俗民就壻
爲贅壻矣以旂旒喻者爲下所執持東西旒者其數名
禮記玉藻曰天子旂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
疏注若今俗民就壻爲贅壻矣賈誼治安策故秦人家
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注應劭曰出作贅壻
也師古曰謂之贅壻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
體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

疏注以旂旒喻者爲下所執持東西旒者其數名詩商頌爲下國綴旒箋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正義曰又襄十六年公羊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明以旌旗爲喻故易傳以綴猶結也旒爲旌旗之垂也秋官大行人及攷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爲旒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年十九

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注禮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爲師唯義所

在士匄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動孝子之心義服諸侯之君是後兵寢數年故起時善之言乃者士匄有難重廢君命之心故見之言至穀者未侵齊也

疏注禮兵至所在淮南子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制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旣

已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鬋設明衣也鑿凶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白虎通不臣將帥用兵者重士衆爲敵國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成其威一其令春秋之義兵不稱使明不可臣也又大夫將兵出必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明進退在大夫也

疏注士匄至善之　蕭望之傳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白虎通諸侯有三年之喪有罪且不

誅何君子恕已哀孝子之思慕不忍加刑罰春秋曰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旋傳曰大其不伐喪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二十八年

乙未楚子昭卒

注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葬以閏數卒不書閏者正取期月明期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死月不得數閏

疏通典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案左氏春秋經魯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卒其間相去四十二日是則乙未閏月之日也經

不書閏月而書十二月明閏非正宜附正之文其不曰二十九年正月是附前月之証又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則祥除應在閏月尚書左丞劉遵議喪紀之制歲數者沒閏而三年之喪閏在始末者用舍之論時有不同惟當本乎閏之所繫可以明折衷經傳具四時以編年一時無事經書首月及其有事隨月而載初不書閏者以以閏附正月不應時見唯魯文公六年書閏月不告朔指見告朔之餘無事也又文公元年閏三月故傳曰於是閏三月欲審所附此明証設此閏遭喪者取其周忌應用來年三月既合喪期大數得周忌定日何休亦以爲然朔論同之不嫌原其所由在乎閏附前月而不屬

後故也始喪在閏月以附前祥除遇之豈得屬後立閏有定所而施用有彼此求之理例殊不經通且喪疑從重不貳之道祥用遠日禮之正典愚謂周忌故當七月二十八日大祥應用閏月晦既得周忌之正不失遠日之義禮之遠日誠非出月遇閏而然蓋隨時之變耳劉遵用閏月祥散騎常侍鄭襲議云中宗肅祖皆以閏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尙爾閏附七月用之何疑荀司徒亦以閏薨荀家祥亦用閏之後月諸荀名德相繼習於禮學故號爲名宗議者引周官左氏而非公羊穀梁今桉周官左氏傳所書自書閏月中事閏月長三十日三十日中何得無事不明閏月非附月之理也

議者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遇閏之年便二十六月三年之喪不應以閏爲月議者稱禮傳終身之哀忌日之謂不惟周年子卯之謂代不用子卯閏月及大月三十日亡至於無閏之年及與小盡都是無忌所以古人用子卯也簡文皇帝七月二十八日崩己未之日今年己未在閏月十日時不用子卯而用二十八日久矣若己未在他月今者不能變改閏附七月己未在閏今者用閏益合遠日之情也吏部郎中劉耽議以爲喪禮之制周年沒閏者議以閏非正月故略而不數是以邱明謂之閏三月公羊則曰天無是月由此言之閏無定所隨節而立其名稱則在上月是以卒於閏者則以所附之

月爲周至於祥變理不得異豈有始喪則附之於前祥
變則別之於後以例推之情所未安且夫禮雖制情亦
復因情制禮若情因事申則古人順而不奪是以每於
祥葬咸用遠日斯所以即順物情因可申之故數年則
沒閏喪禮所不嫌附於前月春秋之明義愚謂國祥用
閏月晦既合經傳附前之義又得遠日申情之旨且喪
宜從重古今所同詳尋理例謂此爲允太常丞殷合議
謂忌不可遷存終月也祥不必本月尚遠日也謂宜以
七月二十八日爲忌閏月晦而祥尚書右丞戴謐議尋
博士所上祥事是專用吳商議也商之所言依公羊何
氏注及禮之遠日也禮稱三年之喪十三月而小祥二

十五月而畢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此喪服之大數周月之正文也又云喪以月者數閏以歲者不數閏是爲有閏則十四月而祥二十六月而除不用喪月之常數所以重周忌之正也夫練除之節喪禮之大終身之哀忌日之謂喪中遇閏禮不可略周忌之月不可而移故緣情以立制變文而示義也至閏在喪表三年之限已全周忌之正已得何故於此而復延月耶議者据左氏之閏三月公羊無是月穀梁附月餘日以明閏非月數皆應屬前之証按推考分度隨以置閏閏月之所在年中無常要當有繫以名其所在三月後謂之閏三月非三月也天無是月非常月也非無此月所

在無常也穀梁亦云積分以成月經傳之文先儒舊說並不謂閏是餘日不別月數而以六十日爲一月也三年之喪禮之所重其爲節文不專一制亡在於閏喪者之變祥除之事無復本月應有所附以正所周閏在三月後附於三月喪紀無違順序有節合三傳三禮意也若閏非月數皆屬以前功服葬月何以數之於葬則數於祥則否用舍二義未安也凶事遠日旹月中之遠耳若遷一月當是遠月豈遠日之義耶卜葬之遠不出於月卜祥之遠而乃包閏卜同遠異復非所宜也按何休云閏死者數閏以正周月非死月不得數大較麤同但其年無閏而以乙未爲閏之日考較經傳未之詳耳商

探尋便爲正義不亦謬乎閏在喪中略而不計祥除值
閏外而不取重周忌也閏亡無正推以附前喪期不闕
順序不悖合禮變也鄭襲難范甯曰以閏三月五日死
者當以來月何月祥何月爲忌日答曰謂之閏月者以
餘分之日閏益月耳非正月也非正月則吉凶大事皆
不可用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者不數以閏月死旣不
數之禮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然當以來年四
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所謂忌日者死者之日月耳
今以閏月來年無閏月安得有忌日耶當以後歲閏月
五日爲忌是五年再有忌日也難曰忌日之歲終身之
慼罔極之恩不離一日今須後閏則三年之忌不亦遠

乎傳稱子卯不樂謂之疾日先儒以爲甲子乙卯誠如是自宜以日辰爲忌過之而感耳御史中丞譙王臣恬議云夫閏非正數故附前月爲稱至於月也豈得爲一臣請以宿度論之閏所附月盡之夕寧猶見乎又閏之初豈不始魄以兹言之可不爲兩月耶天無是月正數耳非無此月也若用閏祥則斷二十五月之大斷失周忌之正典出於祥月非卜遠日之謂二三無据義實致疑愚謂正周而除於禮爲允會稽內史郗愔書云有別書並諸議具三禮証据誠所未詳然恐祥忌異月於理既爲不安又十三月而祥二十五月而畢明文煥然而閏在周內舍而不數者則閏正月遭艱便應以十二月

祥於時則未及周年於忌則時尙平吉若由天無是月故略而不計則凡在五服應皆包閏具如足下所論若云情重則宜包情輕故宜數是爲制之由情而未本乎歷數必天無是月則雖情有輕重而含閏宜一且齊衰之制過閏而包降爲大功則數而除天性攸同而包數異制以月爲斷者數閏以年爲斷者除閏推此而言則除數所由蓋以所過爲分斷非本情之所以以後月爲周者故是上之所論以吉爲忌於理不通故耳云閏在周後將非其喩至於因事尙遠蓋施於卜日祥葬制無定期故不得仰由物情務從其遠耳若理例坦然義無疑昧豈得不循成制而以過限爲重或謂閏者蓋年中

餘分故宜計其正限以補不足今再周無閏則不補小月之限閏在周後便欲以六十日爲一月者當以旣已遇閏便宜在盡其月節故也月節之難足下釋之且節必在閏月之中則合月從節卽復進退致閡尙書僕射謝安等參詳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祥除必正周月請依禮用七月晦至尊釋除縞素俯就卽吉詔可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注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故言在

疏鹽鐵論春秋存君在楚白虎通書曰五玉三帛二生

一死贄至正月朔日乃執而朝賀其君朝賀以正月何歳首意氣改新欲長相保重本正始也故羣臣執贄而朝賀其君後漢書禮儀志每月朔歳首爲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注決疑要注曰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漢魏粗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爲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不以貨沒禮庶羞不踰牲宴衣不踰祭服輕重之宜也

閽弒吳子餘祭

傳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注刑人不自顧而用作閽由之出入卒爲所殺故以爲戒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不繫國故不言其君

疏君子至道也穀梁傳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曲禮刑人不在君側注爲怨恨爲害也此秋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祭統曰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注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

疏注刑人至所之白虎通古者刑殘之人公家不畜大夫不養士遇之路不與語放諸境埆不毛之地與禽獸爲伍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年三十

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注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選老大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

疏宋災至賢也白虎通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羣下亦化之故設謚以彰其善惡春秋傳曰葬宋恭姬傳曰其稱謚何賢也

疏注禮后至身也漢書張敞傳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荀爽女誡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母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爲災傅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以爲高也

疏注選老至爲母白虎通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至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姆何尊之也春秋傳曰傅

至矣姆未至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傳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注聚斂也相聚斂財物

疏大宗伯以禬禮哀圍敗注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於澶淵宋裁故是其類大行人致禬以補諸侯之裁注致禬凶禮之弔禮禬禮也補諸侯裁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三十一年

疏通典後漢安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以王禮葬於春秋何義也何休答曰春秋未踰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稱子從大夫禮可也後漢周舉傳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

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以天子之禮天卽有反風之應北鄉侯親爲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降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夭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今北鄉侯無他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謚災眚之來弗由此也

春秋公羊禮疏卷八終

受業儀徵阮祜校

春秋公羊禮疏卷九

江都凌曙學

昭公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元年

傳曷爲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注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時秦侵伐自廣大故曰千乘

疏禮運故大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注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刺其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

叔弓帥師疆運田

傳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注疆竟也與莒是正竟界

疏大宗伯大封之禮合衆也注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衆其民太卜注大封謂竟界侵削卜以兵征之若叔弓帥師疆運田是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十五年

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注恩痛不忍舉畢竟祭事

疏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宋書禮志永嘉中散騎常侍江統議曰陽秋之義去樂卒事是爲吉祭有廢樂也

傳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主謂已主祭者臣聞君之喪義不可以不卽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者古禮也古有分土無分民大夫不世已父未必爲今君臣也

疏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按此與傳異義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二十年

注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次宜爲君者持棺絮從所以備不虞

疏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注親身棺曰椑文王世子其在軍則守於公禰疏在軍謂庶子之官從公出行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

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注据立適以長惡疾謂瘖聾盲癘禿跛傴不逮人倫之屬也

疏穀梁傳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注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春秋時衛侯元有兄縶白虎通世子有惡疾廢者何以其不可承先

祖也故春秋傳曰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
注公子不言之兄弟言之者敵體辭嫌於尊卑不明故
加之以絶之所以正名也
疏坊記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
民不嫌也注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
也其非此則無嫌也疏明彰疑別嫌恐尊卑相僭使人
疑惑之事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
獲陳夏齧二十三年
傳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
夫生死皆曰獲注大夫不世故不別死位

疏載馳箋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正義曰若本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於位曰滅即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

天王居于狄泉

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注時庶孽並篡天王失位徙居微弱甚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

疏白虎通王者有三年之喪夷狄有內侵伐之者重天誅為宗廟社稷也春秋傳曰天王居於狄泉傳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二十五年

傳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

疏考工記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記者見時有之耳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意亦是也疏子家駒曰天子僭天諸侯僭天子彼云僭天者未知僭天何事要在古人衣服之外別加此天地之意亦是僭天故云意亦是也後漢書五行志注春秋考異郵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貢禹傳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

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

疏洪州判頭煊禮經宮室答問問庫門之制曰禮器天

子諸侯臺門家不臺門是天子諸侯庫雉路三門皆有臺也爾雅闍者謂之臺禮器孔疏兩邊築闍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郊特牲繹之於庫門內庫門既可繹祭則其門堂之制當亦與廟門同考工記唯言路門應門容數而不及雉門庫門明雉門庫門之大與路門同也問雉門謂之觀又謂之象魏又謂之闕其制可考否曰禮運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鄭注觀闕也孔疏云出遊於觀之上者謂出廟門往雉門雉門有兩觀左氏定公三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明雉門與兩觀連也大宰正月之吉乃縣治象之灋於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

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左氏孔疏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其上懸治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

傳乘大路注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疏白虎通路者何謂也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路者君車也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玉路大路也爲車爲輅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

傳朱干玉戚以舞大夏注干楯也以朱飾楯戚斧也以玉飾斧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

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則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

疏注干楯也至樂也明堂位注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五經通義戚斧干盾也王取其德干取其仁明當尙德行仁以斷斬也

疏注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五經通義樂者所以象德表功因事之宜受命而王者六樂焉以太乙樂天以成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護樂五行

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爲之制以樂其先祖
崔靈恩三禮義宗周公制禮用六代之樂四時祭祀分
而用之祭之尊卑凡有六等故用六代之樂配十二調
而作之一代之樂則用二調遠取黃帝者以舞樂之始
興於黃帝奏者謂堂下四垂鐘聲之調歌者謂堂上琴
瑟之音但於祭之中皆自爲二調庭奏者常以陽聲爲
調升歌者常以陰禮爲聲周人用六代之樂祭天雲門
地以咸池宗廟以大磬不用時王之樂以三樂其道最
美故三祭用之宗廟加九德之歌彰明先祖之德也大
蜡盡天地四方之神而祭之其樂亦盡用四時之調凡
四方十二辰則有十二律陰陽相配二道共作一代之

樂故為六樂先蜡之祭則盡用之合天地四方之神合六代之樂故終不過六

疏注東夷至日昧明堂位昧南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疏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樂曰味味昧也萬物衰老取晦昧衰蔽也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樂持干舞助時藏也白虎通云朝離則株離也鈎命訣亦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魯詩傳以雅以南韎任朱離

傳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

疏禮器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

僭禮也注言此皆天子之禮也

注弔亡國曰唁弔死國曰弔弔喪主曰傷弔所執紼曰

紼

疏詩載馳載驅歸唁衛侯傳弔失國曰唁梁賀述禮統

弔生曰唁弔死曰弔生謂之唁何非爲喪之位哭泣之

事但嗟嘆以言故謂之唁弔死謂之弔何素有厚恩禮

無服屬但致傷哀痛毒故謂之弔

傳再拜顙注顙者猶今叩頭矣謝見唁也

疏檀弓拜稽顙哀戚之至也

注簞葦器也圓曰簞方曰笥

疏曲禮注簞笥盛飯食者圜曰簞方曰笥疏簞笥竹器也

傳與四脡脯注屈曰朐伸曰脡

疏說文朐脯挺也段大令玉裁注許書無脡字挺卽脡也何注公羊曰屈曰朐申曰脡朐脡就一脡析言之非謂脡有曲直二種也曲禮曰左朐右末鄭云屈中曰朐屈中猶言屈處末卽申者也士虞禮曰設俎於薦東朐在南鄭云朐脯及乾肉之屈也曰左朐曰朐在南則朐在脯端明矣鄉飲酒記曰薦脯五挺橫祭於其上注引曲禮左朐右末鄉射記薦脯五膱膱長尺二寸注膱猶挺也然則每一脯爲一膱謂之一挺每膱必有屈處故

亦可謂之一胸

注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

疏大戴禮壺脰脩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斗

五升壺腹脩五寸急就章壺圓器也腹大而有頸阮諶

三禮圖方壺受一斛腹圓足口皆方圓壺受一斛腹方

口足皆圓畫雲氣

注餕熟食饔熟肉未就未成也解所以致糗意

疏廣雅熟食謂之餕饔詩箋飧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

禮也枝餕讀若飧

注糗糒也

疏費誓峙乃糗糧後漢隗囂傳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糒

鄭衆周禮注糗熬大豆及米也說文糒乾飯也

傳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

疏問喪疏按深衣篇云續衽鉤邊故知此衽深衣之衽按深衣衽當旁此云深衣之裳前者旣扱之恐踐履爲妨故解爲裳前也其實衽象小要屬裳處皆狹旁與在前俱得衽名但所扱之處當衽也按公羊傳云昭公以衽受於齊之唁禮亦謂裳當前者也

傳昭公蓋祭而不嘗注食必祭者謙不敢便嘗示有所先不嘗者待禮讓也

疏膳夫疏凡祭皆祭先造食者曲禮云殽之序徧祭之

論語疏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
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
傳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注腆厚也
禮天子朝皮弁夕元端朝服以聽朝元端以燕皮弁以
征不義取禽獸行射
疏注禮天子朝皮弁司服眡朝則皮弁服注視朝視內
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爲裳士冠禮
注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皮弁之衣用布亦
十五升其色象焉
疏注夕元端玉藻卒食元端而居注天子服元端燕居
也左氏解詁禮衣端正無殺曰端

疏注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司服凡甸冠弁服注甸田獵也白虎通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之名也弁之爲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素積者積素以爲裳也言要中辟積至質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戰伐田獵此皆服之又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積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

注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元端以燕裨冕以朝天子以祭其祖禰

疏注諸侯朝朝服王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朝服

冠元端素裳也

疏注夕深衣玉藻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深衣疏凡深衣皆用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也鄭注目錄名曰深衣者謂連衣裳而純之以采也有表則謂之中衣以素純則曰長衣也疏又云所以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

疏注裨冕以朝天子以祭其祖禰玉藻裨冕以朝注朝天子也裨冕公袞侯伯鷩子男毳也覲禮侯氏裨冕釋幣於禰注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埤也天

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疏今云諸侯告廟用裨冕者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以告廟

注卿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禰

疏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注祭於公助君祭也典命疏少牢是上大夫祭用元冠朝服玉藻疏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

注士爵弁緇衣裳以助公祭元端以祭其祖禰

疏注士爵弁雜記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注弁爵弁也冠元冠也疏士以爵弁爲上故用助祭也弁師注士變冕而爵弁疏制如冕但無旒爲異士冠禮注爵弁

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積麻三十升布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爲爵色爲異又名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大宗伯疏凡言士者無問天子諸侯士例皆爵弁以助祭也

疏注韍衣裳五經要義韍者舜所制也太古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後至舜冕服旣備故復制之示不忘古韍名有三朝廷則謂韍韠宗廟謂之韠韐韍者大帶之飾非韠也天子朱韠諸侯赤韠赤盛色也

疏注元端以祭其祖禰士冠禮注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元後黃又注元端士入廟之服也疏按特牲士禮祭服用元端三禮圖諸侯朝服之元冠士之元端之元冠諸侯之冠弁此三冠與周天子委貌形制相同

傳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注行禮賓主當各有所稱時齊侯以諸侯遇禮接昭公昭公自嫌失國不敢以故稱自稱故執謙問之

疏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注喪謂仕失位也魯昭公稱於齊曰喪人其何稱疏引公羊証失位者稱喪也表記無辭不相見也無禮不相親也

傳旣哭以人爲菑注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衞威儀

疏考工注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掌舍注陳列周衞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也中庸注築墻立板亦曰栽

冬黑弓以濫來奔三十一年

傳賢者子孫宜有地也

疏王莽傳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孟子注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

傳何賢乎叔術讓國也

疏蜀志秦宓傳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

傳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注禮也

疏喪服注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疏三母之外別有食子者二者之中先取士妻無堪者乃取大夫妾不並取之

春秋公羊禮疏卷九終

受業儀徵阮福校

春秋公羊禮疏卷十

江都凌曙學

定公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元年

傳不蕢城也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禮諸侯爲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宋仲幾不治所主

疏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魏志揚州刺史劉馥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爲備及吳圍合肥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

疏注禮諸侯至所主漢書五行志宋仲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注師古曰中幾宋大夫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衰音初爲反一曰衰讀曰蓑蓑城謂以草覆城

蕢音先和反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屬其植注植築城植也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

戊辰公卽位

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卽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卽位注正棺者象旣小歛夷於堂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盡始死之禮禮始死於北墉下浴於中霤飯含於牖下小歛於戶內夷於兩楹之間大歛於阼階殯於西階之上祖於庭葬於墓𦕈孝子之恩動以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歛七日大歛諸侯三日小歛五日大歛卿大夫二日小歛三日大歛夷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卽位凡喪三日

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童子婦人不杖不能病故也

疏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卽位後漢書禮儀志三公奏尙書顧命太子卽日卽天子位於柩前請太子卽皇帝位皇后爲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卽皇帝位

疏注正棺至之禮雜記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於廟外注廟所殯宫牆裳帷也適所殯

謂兩楹之間去轎及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毀或爲徹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侇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至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

疏注禮始死至以遠白虎通人死必沐浴於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於牖下沐浴於中霤飯含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奪孝子之恩以漸也

疏注童子至故也問喪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

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白虎通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以杖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禮童子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二年

傳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注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為其主觀為其飾故微也

疏其言至微也穀梁注雉門尊兩觀卑卑不可以及尊故不得不先言雉門而後言兩觀欲令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爾

疏注雉門至其飾閽人注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

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
畢門元謂雉門三門也春秋傳曰雉門災及兩觀疏元
謂雉門爲三門者破先鄭雉門爲二門必知雉門爲中
門者凡平常諸侯三門有皋應路詩云乃立皋門皋門
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者是也若魯三門則有庫雉
路故明堂位說魯制三兼四云庫門天子皋門則雉門
向外兼皋門矣又云雉門天子應門則雉門向內兼應
門矣既言庫門向外兼皋門雉門向內兼應門則天子
五門庫門在雉門外明矣明堂位雉門天子應門疏言
魯之雉門制似天子應門爾雅觀謂之闕注宮門雙闕
說文云闕門觀也釋名云闕在兩旁中間闕然爲道也

禮記疏引白虎通云闕者何闕疑也闕者所以飾明別尊卑也三禮義宗雉門雉施也其上有觀闕以藏法象故以施政教爲名也周禮曰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闕也崔豹中華古今注闕者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萬民焉蒼龍闕畫蒼龍白虎闕畫白虎元武闕畫元武朱雀闕畫朱雀二枚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兩觀在縣東南五十步定公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卽家語孔子戮少正卯之處也

葬劉文公四年

注舉采者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時劉卷以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地書葬起其事因恩以廣義也稱公者明本諸侯也

疏尚書大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弟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白虎通諸侯入爲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不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入輔佐得兩食之故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

也外諸侯嗣也蔡邕議按古之以子配者魯之季文子
孟懿子衞之孫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
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
葬劉文公公羊曰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
績
注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
疏荀子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墨弓禮也行葦疏雕
是畫飾彤弓注彤朱弓也
從祀先公八年
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

者五人

疏後漢質帝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爲萬世法

盜竊寶玉大弓

傳寶者何璋判白注判半也半珪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莪莪髦士攸宜是也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

璜以發衆璋以徵召

疏注半珪曰璋春官疏按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

圭有邸以祀地兩圭半四圭又云圭璧以祀日月是一

圭半兩圭又云璋邸射以祀山川是璋又半一圭故云

半圭曰璋

疏注傳獨言璋至是也春秋繁露已受命而王必先祭

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

璋奉璋莪莪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

疏注禮珪至徵召白虎通何謂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

禮曰天子珪尺有二寸又曰博三寸剡上左右各寸半

厚半寸半珪爲璋方中圓外曰璧半璧曰璜圓中牙外

曰琮禮王度記曰玉者有象君子之德燥不輕濕不重薄不撓廉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寶之天子之純玉尺有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也伯子男俱三玉二石也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爲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珪以爲信者何珪者兌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信莫著於作見故以珪爲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圭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禮順備也位在東方陽見義於上也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地道安寧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於陽也陰德盛於內故見象於內位在中央璧之爲言積也中央故有

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璜所以
徵召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方陰極而陽始起故象
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陽何陽始
物微未可見也璜者横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横於黃泉
故曰璜璜之爲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
命所加莫敢不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璋以發兵何璋
半珪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
兵也不象其陰何陰始起物尚凝未可象也璋之爲言
明也賞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
不章故謂之璋琮以起土功發衆何琮之爲言宗也象
萬物之宗衆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衆也位在西

方西方陽收功於內陰出成於外內圓象陽外直爲陰
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五玉
所施非一不可勝條略舉大者也
傳龜靑純注純緣也謂緣甲䪼也千歲之龜靑髯
疏樂記曰靑黑緣者天子之寶龜尚書中候有元龜靑
純蒼光背甲刻書上躋於壇赤文成字周公寫之漢書
食貨志曰元龜岠冉長尺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岠
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說文䶆龜甲邊也从龜冄
聲天子巨䶆尺有二寸諸侯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論衡
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靑邊緣巨
尺二寸蓍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

也故生遲留歷歲久長故能明審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十二年

傳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

疏家不藏甲禮運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漢書母將隆傳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

疏邑無百雉之城坊記都城不過百雉注雉度名也高

一尺長三丈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疏異義
古春秋左氏說云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者六尺
爲步五六三十故三百丈爲五百步詩疏王徵期注公
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
如是大通諸儒唯與鄭板六尺不合耳
疏注天子至過也水經注叔孫氏墮郈今其城無南面
蓋缺之以象軒城矣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十四年
傳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燔注實俎肉也禮諸侯
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
疏穀梁傳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白

虎通朝用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因留助祭宗伯疏按
異義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曰膰社
稷之肉曰脤之驗也而公羊穀梁皆云生居俎上曰脤
熟居俎上曰燔

壬申公薨于高寢年十五

疏說苑春秋曰壬申公薨於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
也曷為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
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
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
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
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於成

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柰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小大之德異矣

邾婁子來奔喪

注禮有不弔者三兵死壓死溺死

疏白虎通有不弔三何爲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爲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不弔三畏壓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支體毀傷卽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鄭注畏者謂人

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也厭者行止危險之下溺者不乘輸船者也

辛巳葬定姒

注曾子問曰並有喪則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疏喪服小記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注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疏葬母旣竟不卽虞祔而更修葬父之禮也所以不卽虞祔者虞祔稍飾父喪在殯故未忍爲虞祔也待後事者後事謂葬父也葬母竟不卽虞祔待葬父竟先虞父乃虞母所謂祭先重而後輕也

曾子問疏皇氏云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爲首奠是奉養

故令重者居先也周續之喪服答問葬奠之禮何先何

後答曰父母之喪偕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

而後輕葬服斬衰

春秋公羊禮疏卷十終

受業儀徵阮福校

春秋公羊禮疏卷十一

江都淩曙學

哀公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三年

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注据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

疏左傳魯廟災孔子在陳曰其桓僖乎伏虔解誼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俱在迭毀故不言及桓僖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加桓僖也穀梁傳作主壞廟有時日注親過高祖則毀其廟

六月辛丑蒲社災四年

注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戒

疏白虎通王者諸侯必有誡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記曰喪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也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著明誡當近君置宗廟之牆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示賤之也

閏月葬齊景公 五年

傳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注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

疏白虎通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朞也朞者

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禮士虞經曰言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射慈喪服變除三年周喪歲數沒閏九月以下數閏也

齊陳乞弒其君舍六年

傳與之玉節而走之注節信也析玉與陽生留其半爲後當迎之合以爲信防稱矯也

疏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注謂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如王爲之以命數爲小大陳祥道曰漢竹使符銅虎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唐符書郎掌璽節班右而藏左先王之節蓋亦如此

注期而小祥服期者除

疏釋名期而小祥亦祭名也孝子除首絰服練冠也祥善也加小善之飾也

注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

疏鹽鐵論古者庶人魚菽之祭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歛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歛民錢以田爲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强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

疏太宰注元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民或謂之賦此

其舊名與疏鄭君引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爲算㪚師注且以制貢賦也疏但地之所出唯貢而已口率出錢及軍法乃名賦鄭并言賦者以民有地貢卽有錢賦及軍賦故鄭兼言賦也又異義第五田稅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十一大貉小貉十一而稅天子之正十一行而頌聲作故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稾二百四十六釜米十六斗按公羊十一而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注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爲同宗共祖亂

人倫與禽獸無別

疏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魯昭公娶於吳爲同姓也

謂之吳孟子春秋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喪不

當譏諱按易曰同人於宗吝言同姓相娶吝道也即犯

誅絶之罪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絶

晉魏多帥師侵衛十三年

傳二名非禮也

疏越絶書賜見春秋改文尚質譏二名與素王亦發憤

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五經異義公羊譏二名謂

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傳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注据天子諸侯乃言狩天王狩於河陽公狩於郎是也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

疏大戴禮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傳狩者言王之時田也冬獵爲狩孔叢子縣子問子思曰顏淵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

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淮南子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宋書禮志黃武元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羣代之美事爲後王制法也

傳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注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后乃至

疏五經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左氏說麟生於火而遊於土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脩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陳欽說麟西方毛蟲金精也孔子作

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爲口故麟來謹按公羊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石渠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爲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爲瑞以應孔子至驗曰元之閒也洪範五事二曰言言曰從從作乂乂治也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亡已有聖德無所施用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少從以爲天下法故應以金獸性仁之瑞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得之受命之徵已見則於周將亡事勢然也興者爲瑞亡者爲災其道則然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如此脩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說密也何法盛徵祥記曰麒麟者毛蟲之長也仁獸也牡曰麒牝曰麟開元占經麒麟引禮記曰王

者之嘉

注尙書曰簫韶九成

疏樂典河間獻王樂記凡樂有本有文惟招大備六府三事本也簫韶九成文也金石之縣十有六聲詠九歌焉淸角以幬之流徵以載之變羽以叙之三才之道也宮往而必反商分而實合臣之承君猶地之承天也故曰樂者象也韶者繼也宮唱商和是謂善本非徒美其聲容也祭祀大饗歆然後薦薦然後獻獻則大合樂肅肅如也雍雍如也一唱三嘆使人繼其聲斯善歌者已故天有九野地有九州歌有九德舞有九韶擊石拊石以歌籥舞和以鐘鼓自夔始氣形於聲謂之變變形於

舞謂之成究於九而反乎一則大樂與天地同和矣一變羽合角而徵動水火之府也舞人自南徂西爲一成二變角合徵而宮動水土之府也舞人自西徂東爲二成三變商合羽而角動金木之府也舞人自東徂北爲三成四變徵合宮而商動火金之府也舞人自北回旋從南至西爲四成五變宮合商而羽動水土之府也舞人自西循中而東爲五成六變清角唱流徵天氣下降而民德正矣舞人自東徂南爲六成七變宮徵相交五材並用而百穀昌矣舞人自南向西爲七成八變流徵承清角地氣上齊而民用利矣舞人自西循中而東爲八成九變宮角徵羽各復其初天地訢合而民生厚矣

舞人自東側向北爲九成

春秋公羊經疏卷十一終

受業儀徵阮福校